

眺望古老印度

林許文二·陳師蘭

桑奇佛塔從阿育王時代的小磚塔，逐漸擴建成頗具規模的大佛塔，四座塔門陸續豎立，人們在此表達對佛陀的懷念與人生的希望，並在塔門的堅石上留下時代的生活影像。

用心靈之眼眺望古老的印度

從南到北 自東到西

遙見蔥鬱廣袤的森林

國王將權位留在皇城

在遠處停下駿馬車輦 恭敬低頭走進

安靜地聆聽聖者宣說哲典

修行者坐在河畔冥思

弟子在幽靜的樹林中精進



沐浴涼爽晨風中

聖哲的女兒在大樹下嬉遊

嶙峋的樹皮遮蓋她稚嫩的風韻

白首國王走進森林

捨棄榮耀的金冠與王座

額上閃耀著聖潔的光芒

泰戈爾十四行詩——《淨修林》

印度，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文化民族，不論是宗教哲學或人文藝術，她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然而這文明古國的歷史影像，卻如濃霧縹緲般一片渾沌。或許是深刻地體悟人生如夢、萬事皆空的哲理，「印度」這株文化之樹，雖然結滿了不可思議的神話、詩歌、樂舞、雕畫等豐富藝術的花朵，卻幾乎未留下任何與庶民生活、朝代興替有關的史實紀錄，誠如馬克思說：「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，至少可說是沒有世人所周知的歷史。」印度的過去，尤其是古代的生活，至今依然因為史料的缺乏而朦朧失焦，因此詩人泰戈爾也只能以感性的心靈之眼，抒發他對古印度的浪漫懷想。

古印度登上世界舞台的最早紀錄，出現於約西元前五二〇年，當時一位卡利亞系希臘人史

勒克斯 (Scylax)，受波斯帝王大流士 (Darius) 一世的任命，率領部眾由印度河上游泛舟而下，出印度河口後轉進阿拉伯海，經過波斯灣繞過阿拉伯半島，直溯紅海到達埃及。他花了兩年半的時間，打通了自古即被阿拉伯與埃及人控制的水域，成為傳說中第一位航行印度與埃及的西歐人。可惜史勒克斯不曾為這壯舉留下任何紀錄，反倒是後人根據他的事蹟，編出許多印度奇談，例如印度人中有獨眼的怪人，或耳朵大到可以包著人睡眠的奇人等，雖然故事荒誕不經，但卻是世界各國對印度最早的認識。據說直到西元十六世紀，歐洲人仍相信有關史勒克斯的印度奇談，可見印度在西方人的心中有多麼神秘與傳奇。

印、埃航道打通後，極少數的印度經驗幸運地留存了下來，例如西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 (Herodotus) 的《歷史》(Historiae)，其中有對古印度的零星傳聞。又如西元前三世紀時，遠從敘利亞來孔雀王朝首都華氏城 (Pataliputra) 擔任大使的美迦蘇德尼斯 (Megasthenes)，在任職期間寫下的印度見聞錄《印度》(Indica)，以及一些作家為了記錄亞歷山大遠征而留下對古印度的片段描述，例如阿里安 (Arrian) 的《亞歷山大遠征記》(Anabasis Alexandri) 等。除此之外，人們就只能從古代吠陀文獻的詩歌與早期原始佛典經藏中，才能稍微一窺古印度庶民的生活風貌。正因如此，才更突顯出桑奇 (Sanchi) 有多麼珍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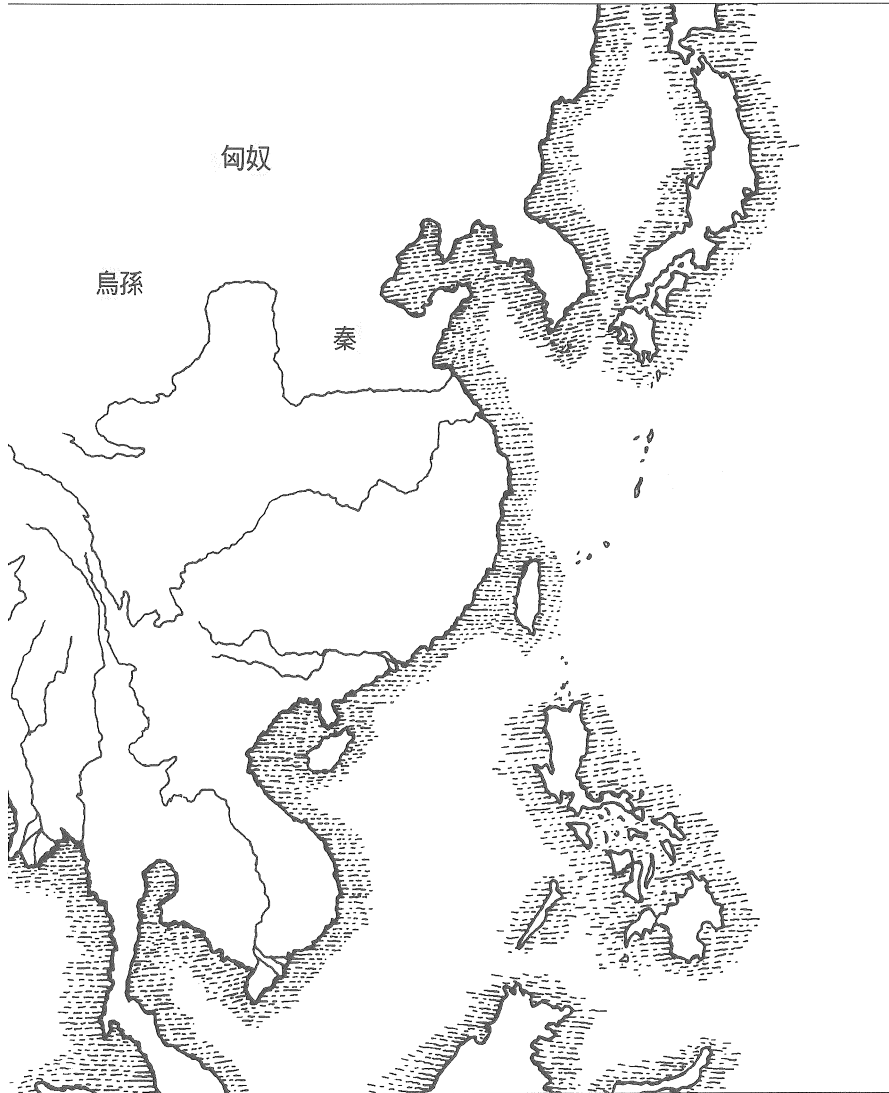
桑奇開始展露光芒的時代，正是印度社會政治飄搖動盪的年代，在孔雀王朝 (見圖一，頁10) 分崩解離之後，北印度歷經異迦、康瓦王朝的更迭，西北印也有大夏 (Bactria) 等國的希臘人



入侵。西元前二世紀中，原居住於中國甘肅西北的突厥族（又稱「大月氏」），受到匈奴與烏孫的逼迫，開始向西遷移，逐漸佔領裏海東方塞卡（Saka）、安息（Parthava）族的土地，逼使後者向南移動，終於在西元前一世紀初進入印度西北部。塞卡與安息人進入印度之後，其中一支朝印度中部前進，遠達鄰近桑奇的古阿槃提首都——優禪尼，並在此建立王朝。由於他們頗能接受宣揚種姓平等的佛法，因此有許多人受到感化皈依佛教，使得佛教與歐亞民族信仰的融合更為緊密。他們以前居住的聚落就是拜火教的發源地，保有祆教的信仰風俗，桑奇的砂岩雕刻中出現的拜火婆羅門與祆教聖獸等主題，或許與這一段歷史有密切的關係。

在此文化交匯的時刻，佛教已從初期的原始僧團，歷經三次重大的佛法結集，進入部派佛教的分裂時代。而桑奇佛塔則從阿育王時代的小磚塔，逐漸擴建成頗具規模的大佛塔，四座塔門陸續豎立，人們在此表達對佛陀的懷念與人生的希望，並在塔門的堅石上留下時代的生活影像。上自奢靡權貴的皇族大臣，下達終日勞碌的凡夫俗子，乃至遊走四方的苦行者，都成為工匠雕刻刀下的鮮活角色，而大自然的奇樹珍果、飛禽走獸，也一一凝結在岩石上，成就這永恆的瞬間。來到桑奇佛塔，不必像泰戈爾只能用「心靈的眼睛」遙想古老的印度，我們只要靜靜地駐足在石雕前，就能在咫尺間走進兩千年前的天空國度。

編者按：本期專輯作者目前從事印度佛教文史研究工作，著有《印度聖境旅人書》（商智出版）、《印度謎城——瓦拉那西》（馬可孛羅出版）。





【圖一 印度孔雀王朝（西元前四至三世紀）】

